

國 論 叢 書

學 與 戰 爭

祝 實 明 著

國 論 社 出 版

1939

國 論 叢 書

文 學 與 戰 爭

祝 實 明 著

國 論 社 出 版

1939

文學與戰爭目次

第一章 釋題·····	(一一—一九)
第一節 文學底特質	
第二節 戰爭的不可避免	
第三節 文學與戰爭的關係	
第二章 戰爭文學底內容·····	(二〇—四三)
第一節 對內戰爭的文學	
第二節 對外戰爭的文學	
第三章 作家對戰爭的態度·····	(四四—七一)
第一節 關於對內戰爭者	
第二節 關於對外戰爭者	
第四章 餘論·····	(七二—八二)

爭戰與學文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一些補充的意見

第三節

我們應有的文學活動

文學與戰爭

第一章 釋題

第一節 文學底特質

既是文學作品，則與其他作品相較，自必有牠底不同的地方，這種不同的地方，我們稱牠做「特質」。

文學底特質可分兩點來說，即是：

- (甲)文學是表現的，
- (乙)文學是抒情的。

現在且詳述於下：

(甲)表現一詞，我們不應該照字面講，而應說明牠底含義。所謂表現，是：「對思想作事實的暴露，不作抽象的議論與說明；對事實作片段的精彩的刻畫，不作歷史式的敘述。」把自己底思想提出與人討論，那便成了論文；加以說明，那便是說明文。這都不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只指出一些事實，看着這些事實後，你自然會接受牠所提供的思想。比如法國賴封坦底寓言：

某日，山澗之旁，

小羊停着喝水。

剛巧走過餓狼，

尋找野物填嘴，

瞧見了這稚弱的羊，

他便走來澗畔，

怒呼道：「你怎敢

拿我的水弄髒？

這罪名要痛治才好！」

小羊回答：「吾皇請先息惱，

再瞧我犯罪沒有。

您如今站立的地方

在這山澗的上首

有二十步；我再思量

也思量不出我怎麼攪濁

您的飲水，要受重刑。」

「攪濁了。還有一件事，」狼說，

「我的名字你去年咒罵過。」

小羊趕緊分辯，「不曾，不曾！

去年我還沒有出世。」

「那就是你哥哥。」「不是；

我娘只生了我一個人。」

「不用多講，反正

是你羊家這姓。

我從前聽說過，羊、狗、

人、毀我的話常掛口：

如今看來，真對。」

口舌也不多費——

他把小羊背起，

走去他住的森林裏，

定成死罪，斷頭；

充了饑……也報卻深讎！

我們讀後，不必看他底顯辭「一個做事，並不很長，勸的大家莫作懦民。你有

道理，無論多強，總贏不了最強的人。」（失湘：番石榴集）也會發生「弱肉強食」與「不可作弱者」的思想。

但暴露事實的不僅是文學，敘述文與歷史也有這個使命；文學作品之所以不同於敘述文與歷史的，便在牠對事實只揀出最精彩的片段，加以刻畫，使人們「嘗一滴知全鼎之味」，由片段以推知全體。例如公元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法國大敗，巴黎慘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亞爾薩斯洛林兩省地，如纔講和。若是記載起來，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記戰與和的影響，寫成幾大冊，這便是歷史。敘述割地的慘狀，普軍的殘暴，自首至尾，如實報告，這便是敘述文。文學作品却另是一回事。比如都德底「最後一課」，現在總算是我國中小學生都讀過的一篇小說了。全篇却用法國割地兩省中一省底一個小學生底口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改教德語，一個法語小學教師正在教着「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底眼中看出，口中寫出。又如莫泊三底「瘋婆子」，寫普軍佔領了一個村落，村裏一家有一個老婆子，害着軟癱病，不能

從牀上起身，病臥樓上已經幾年了。普軍官以爲她驕傲，不願意見普國人，便勒令她下樓來見他。她自然不能來。結果普國軍官大怒，叫兵士們把她抬到一座滿是毒蛇猛獸的森林裏去，要着袖裝病不行，自行走回。那婆子却從此便沒有回來。一切戰勝者底強暴，也便從這精彩的描寫中，暴露出來了。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表明思想的利器自然要算是議論文與說明文，而能使思想普及於一般民衆，使他們深切地認識的却是文學作品，因爲議論與說明只是些抽象的觀念，文學却是一件一件的「具體的事實」——而且不僅是具體的事實，還是一件一件的最精彩的事實。據此，則我們假如說文學是最好的宣傳底工具，決不是過分的結論。

(乙)何以見得文學又是抒情的呢？最好我們先引用朱熹底一段話，再加上一點解釋。朱熹說：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

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這話雖只在論詩，却可以應用到一切文學作品。不過詩的成分占得更多而已。換成現在的意思就是說：人底天性本來是靜的，因為與外物接觸，便生出了希望與要求，因此不能不用言語或文字表示出來；言語文字說不完的，便嘆息感傷；或是讚揚稱美，嘆息感傷或讚揚稱美時自然必用着異乎平常的技巧，文學作品於是便產生了。

但這裏我們想對朱熹底說法有所補充，就是所謂「人」，不一定指「個人」，所謂「人性」，不一定指「個性」。我們不相信世上有和社會孤立絕緣的「個人」，也不相信有和國民性絕緣的個性。我們所說個人實是「社會底人」，個性實是國民性底縮影。這種「人性」在平常無所表現時原是靜止的，一受刺激便發生反應，而生出希望與要求，因之而產生了文學作品。作者個人不過是社會與時代底敏感者，最先或最大聲地喊了出來，於是自己感動也感動他人。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學是人性底自然流露，而人性却是整個社會的人所共有的。文學的所以有普遍性而使接觸牠的人們都會喜

悅牠的原因，就在這裏。因此，每篇文學作品都會或多或少地抒出了一部分人或是
一大部分人底情感，而好的作品一定是最大集團（或說最大多數的人）底「心底呼
聲」，且「啓發」最大集團裏底每一個人，「感動」最大集團裏底每一個人。我們直可
以用這標準衡量文學作品，就是：發抒個人或少數人底特殊的感情的作品大多數是
平常的作品，而發抒集團感情的作品却每每是偉大的，請看：

揚之水，不流束楚。中鮮兄弟，惟予與汝。毋信人之言，人實訛汝。

揚水之，不流束薪。中鮮兄弟，惟予二人，毋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詩經）

我們讀時除了一點兒同情而外，並不怎樣感動，原因便是這感情只是他（作者

）一人底。但如讀陸游底關山月：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沈沈按歌舞，廐馬肥死弓斷弦。

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沙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我們却悲憤唏噓，不能自己，因為這是南宋有志之士所共有的感情，本來是集團的了。

感情原是有傳染性的，「一人向隅」，自然「舉座不歡」，而「一人善射」，也會「百夫決拾」。集團底感情尤其是富於傳染性，羣衆心理多由此養成。文學既是發抒感情的利器，所以牠有陶冶羣衆和潛移默化的功效。本此，則我們假如說文學不僅是最好的宣傳底工具，也是教育底最好的工具，自然也不算誇張。

第二節 戰爭的不可避免

我們常想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因為由我們看來，一切生物底演變是廣義地戰鬥着的，動物與動物之間是戰鬥着的，人類與其他動物與人類之間也是戰鬥着的。讓我們且略加解說吧。

極粗淺地來說，天地氣候風雨水和空氣等便是一切生物底大敵，適應者生存，不適應者滅亡。一切生物對於牠們的適應，實在是一種廣義的戰鬥，古代底大懶獸（*Ursus Fautlier*）魚龍（*Trach Trachon*）和長至四米突的大貘（*Glyptodon*）的所以不能生存下來者就是因為不能戰勝自然界的緣故，演變到今天還存在的生物都可以說是經過了若干萬年的戰鬥而獲得生存的決勝權的。生物與生物——尤其是動物與動物間的戰鬥更是顯然：饑餓的豺狼到處找尋食物，較弱的獸類只有用羣居或逃避（逃避也實是求生鬥爭的一種方式）的方法來維持生存；鳥類把昆蟲當食品，昆蟲們只有以刺以毛或以保護色來威嚇或欺騙牠們底仇敵。在自然界中，這一切鬥爭現象，幾乎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的。

至於我們人類，則一部戰鬥的史跡更是鮮明可考：最初是爲了生存，以力以智以羣以其他一切工具與猛獸們戰鬥着；其次爲了爭取衣食及生活所必需，又征服了一切低等的生物，列子說符籙就曾經這樣寫着：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

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乘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蛟螭嗜脣，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蛟螭生人，虎狼生肉哉？」

「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便寫出了人類和自然和一切其他生物戰鬥的事實，不懂得這事實的，便只配被十二歲的鮑氏小孩子所竊笑而已。

說到人類與人類的戰爭，也是歷史上不能否認的事實。由民族到部落，由部落到民族，由民族到現代國家，每一個階段都免不了要經過許多侵略，衝突，併吞，抵抗，征服，滅亡等慘酷的事實試驗。儘管你詛咒也好，厭惡也好，事實是不會因你底詛咒與厭惡而改易的。那麼，是否人類會因爲逐漸進步，戰爭會日漸減少且漸歸消滅呢？我們以爲也不見得。歐洲有兩位學者，一叫武咨（Words, F. A.），一名波達（Borlart, G.），爲要找尋過去八百年間，歐洲底戰爭是否減少這問題，

便把每個國家在每百年中耗費於戰爭與和平的年歲共有若干，分別加以觀察，結果作表如下（上行數目字是武容底，下行則為波達底）：

國別	1100—1200	1201—1300	1301—1400	1401—1500	1501—1600	1601—1700	1701—1800	1801—1900
英國	四	三六	六五	五七	五四，五	四三，五	五五，五	五三，五
法國	三六，五	四九	四三	五一，五	六〇，五	四六，五	五〇，五	三五
奧國和哈布斯堡 Hapsburgs					七五，五	七三，五	四八，五	一三，五
奧國與匈牙利						七七	五九	二五
俄羅斯					七六，五	五七，五	四九，五	五三
						六四	五二	七四 a 三 b

免避可不的爭戰

瑞典	普魯士和 霍亨索倫 (Hohen- zollern)	荷蘭	丹麥	波蘭	西班牙	土耳其
五〇·五			三二·五	五五	七三	八〇·五
五〇	五八·五	六二·五	三〇·五	六六	八二	八九
二九·五	三一	二九·五	二二	二三·五	四八·五	二三
六·五	一三	一四·五	一五		五三·五	三九·五

a 有殖民戰爭

b 無殖民戰爭

(黃文山譯：當代社會學學說)

由這些數目字看來，最多我們只能說：「戰爭退滅的年歲，只有低度的蓋然性

吧了」，至於說戰爭可以逐漸消滅，恐怕誰也沒有這樣大胆吧。據此，我們願意一再重複地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

這是事實，是人類無可奈何的悲劇！我們底先輩似乎早看清了這一點，所以他們說：「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又說：「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可借近代的中國人，對這淺近的道理似乎早已忘記了。

第三節 文學與戰爭的關係

然而我們對於戰爭的慘痛又不是裝着不知道，請看：

要花二十年的工夫，才把人從植物的狀態（那時，他正寄居於母親底子宮裏），經過動物的狀態（那時，他是嬰孩），帶到成人的地步（那時，他開始有理性的知覺了）。又要花三十年的工夫，才能發現他自己底構造的

一點點。更要無限的日期，才能弄清楚他那靈魂的究竟。然而只要一瞬息的工夫，可以把他完全殺死。（醫學辭典，福祿特爾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論人」）

這是對個體生命的殘殺。再看：

你試想象看，眼前放着一萬個戰死的人。又要曉得這一個一個的人，都有精神感覺，各有完全的肉體和貴重的生命。而且各人必有父母，許多人還有幾個兄弟，有妻子本家親戚朋友。你又假想，試去嘗嘗他們對於這不可動移的事實的心裏底苦痛，正同夾在榨木裏一般。（周作人譯：小小的一個人）

這是對於一部羣衆的傷害。不過我們要知道，戰爭既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如又不幸而做了弱者且做了戰敗者或被征服者，則整個國家或民族所遭受的慘毒就還不止此，那是要大過這種個體生命的殘殺及一部羣衆的傷害不只一千倍一萬倍——那是，殺戮無止境，壓迫無止境，姦污無止境，劫奪無止境的。要有止境，那便必

定是在種族絕滅的時候。遠之如非洲美洲底土人，近之如琉球朝鮮，便是最好的實例。

因為戰爭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而一戰敗或被征服又要極慘痛之能事，所以當戰爭將起或已起之後，對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底民衆，在情感方面，便算是一種最大的刺激。在戰爭時，一個國家或民族以內，通常總是弄得百業蕭條，文化停滯，而在文學製作方面，却反而呈現異常活躍的現象，其主因就是爲此。文學這時應負的使命，便是對義戰的解釋與頌揚，對侵略殘暴的深惡痛絕。換句話說，就是在思想方面牠須得宣傳以教育民衆，在情感方面牠須得發洩以安慰或鼓舞羣衆。於是文學反映戰爭，便有着下面三種方式：

（甲）頌揚或祈禱戰爭，如：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磧路何爲爾？重氣輕生知許國。
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頌封山也未遲。

（張說：巡邊在河北作）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王昌齡·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李白：從軍行）

結束浮雲駿，翩翩出從戎，且憑王子怒，復倚將軍雄。萬鼓雷般地，千旗火生風，日輪駐霜戈，月魄系瑤弓。青海陣雲匝，黑山兵氣衝。戰酣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人朝明光宮。

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味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適：塞下曲）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祇今誰數貳師功。

（岑參：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乙）反對或厭惡戰爭，如：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

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鴛啄人腸，啣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戰城南）

有田不得耕，身臥遼陽城。夢中稻花香，場後戰血腥。漢武在深殿，唯思鄴寰瀛。中原半烽火，比屋皆點行。邊士無膏腴，閑地何必爭？徒令執耒者，刀下死縱橫！（司馬札：古邊卒思歸）

（丙）對戰爭作純粹的描寫，如：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羞如蠅毛磔。黃雲臨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少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李頎：古意）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王維：使至塞上）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盧綸：和張僕射

塞下曲

胡風凍合鵝鷓泉，牧馬千羣逐暖川。塞外征行無盡日，年年移帳雪中天。

（征人歌）

純粹描寫戰爭的，我們姑且不說。爲什麼有些詩人頌揚或祈禱戰爭，有些詩人却又表示反對，表示壓惡？他們之間是否絕對衝突，無一致的態度可尋？甚至同一詩人如李白，在上引從軍行裏明明表示願意作戰立功（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而在戰城南裏却又說「乃知兵者走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明明白白地表示厭惡，是否他自己不特在理智方面自相矛盾，乃至情感與情感間也相互衝突呢？這，我們當在後面再加以詳細地討論了。

第二章 戰爭文學底內容

凡是對於戰爭有關的文學，我們可統稱做「戰爭文學」。牠底內容，可分兩節敘述。

第一節 對內戰爭的文學

說起內戰，沒有人不感到痛心疾首的。這可以說是一個不祥的名詞。一個國家內底人們，本來不分上下，不問階級，都應該團結一氣，通力合作；但如竟不幸而發生了內戰，這就表示政治或社會組織，有了毛病。這里我們且擱下不談。單就內戰與文學的關係來說，也可以分作兩面：

（甲）站在中央政府底立場來說，是戡亂與討逆。這里暫舉唐代「安史之亂」與「藩鎮之禍」作例。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十二月，東京便被攻陷。第二年（七五六年），玄宗奔蜀，長安不守。祿山別部進圍張巡於睢陽，想進擾江淮。唐肅宗在寧武收兵，命瑒進攻長安，誰知大敗於咸陽陳濤斜，死傷四萬多人。後來安祿山父子雖相繼死去，史思明又猖獗起來。那時中國北部，無處不慘受兵禍。直到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年）時方才平定。時間一直經過了九年，算是唐代第一次大內亂。——我們且引張巡和杜甫底詩來看。

張巡死守睢陽，一方面分賊兵力於東，使不能盡力西向；一方面保全了江淮，使唐人有充分的接濟，借以平亂，功自不小。他在圍城裏有詩道：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倖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塘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門前自不移。無人報天

心計欲何施。

他死守十餘月，苦戰大小三百餘次，城破身殉，決不屈服，比我們此刻的「保衛大上海」，「保衛大徐州」，「保衛大武漢」，似乎要不同一些。（其實韓愈底張中丞傳後叙也是值得一提的好作品，爲省篇幅，只得從略了）

陳陶的大敗仗，是誤於一位食古不化的房瑋，死用車戰的關係。那時安祿山剛得長安，大搶特搶。長安民衆，日夜盼望官軍早早打來；賊衆也是胆怯心虛，一見不利，便要逃去的。所以杜甫在悲陳陶裏說道：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夷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到了河北河南，都告平定（就是「安史之亂」已告終結）時，試看杜甫（那時他在四川）是怎樣的喜悅吧：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真是不自知他底「足之踏之，手之舞之」了！

安史之亂雖暫告平息，但他們底餘黨却並不曾掃蕩清楚，且搖身一變，成了唐代底藩鎮，於是在河北互相勾結，反對中央，雖在中國，實如異域，終代宗之世，都把他們沒有辦法。到了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河北三鎮公然連兵反抗起中央來了。德宗命將致討，三年無功，而淮西李希烈又叛。終至京師生變，德宗出走，弄得下詔罪己，把天下哭了回來。中央威權，於是掃地以盡。各地將士，更目無法紀，殺節度使，擁立留後，只愁做不出來，做出來後反正朝廷裏是會加以承認的。試看孟郊底詩：

黃草女兒花，不辨壯士髮。壯士心是箭，爲君射斗牛。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計畫山河盡，意臨草木籌，智士日千慮，愚夫唯四愁，何必在波濤，然後驚浮萍？伯倫心不醉，四皓迹難留，出處各有時，衆議徒啾啾！

（百髮）

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煙塵相馳突，烽火日夜驚。太行險阻高，輓粟

輸連營。奈何操弧者，不使梟巢傾？猶聞漢比兒，憤亂謀縱橫，擅搖干戈，嗚呼！嗚呼！狼聲。白日臨爾疆，胡爲喪丹誠？豈無感激士，以致天下平？登高望寒原，黃雲鬱野曠。坐馳悲風暮，歎息空沾纓！（感懷）

這些都是爲德宗時兩河用兵作的。愛此憤世，溢於言外。一般人每每愛說「郊寒島瘦」，「島瘦」也許不錯，至於「郊寒」，由這一些詩篇看來，那簡直是胡說而已。

兩河未平，淮西李希烈又反，汴州一帶，次第淪陷。這時陳州項城縣，却出了一個守土的女戰士楊烈婦。一般人在歷代的女戰士中，只知道花木蘭、秦良玉，沈雲英，却不知道唐代還有一位楊烈婦。這里願意不惜篇幅，將她介紹出來：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壘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

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管進百姓于庭。楊氏曰：「縣令，賊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世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餉。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重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曰矣，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不焉，率其城，將趨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其脚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增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人子之德：奉父母舅姑之順，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而能不失其直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綱：楊烈婦傳）

德宗出奔奉天（今陝西乾縣），下罪己詔。河北藩鎮才自行罷兵，李希烈不久亦為部下所殺，國家算是澆倖地安定了下來，所以我說他底天下是哭回來的。但他從奉天回京以後，對藩鎮便只一味姑息，汴州節度使董晉死了，軍士們殺了留後他也不再理會，所以韓愈在汴州亂裏叫道：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

（乙）站在民衆底立場來說，是革命與暴動。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大家是認

湯武和漢高帝是革命的，據說湯武是貴族革命，漢高帝直是平民革命，所以稱美高帝的人很是不少，今引王瑋底詠漢高祖來看：

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手奮三尺劍，西滅無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賓，高抗威宇宙，貴有天下人……

李白底經下邳圮橋懷張子房，也頗有革命的意味，因為實行暗殺，是革命戰鬥中底一種手腕，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

子房未虛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維秦博浪沙……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但嚴格來說，湯武漢高都只是在爭天下而已，他們底行爲實在是不配稱做革命的——記得孟軻說過這樣的話：「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我們也可套孟軻底語氣說：「民國以前無革命：彼善於此，那是有的。革命者，革其苛政而自行建設也。別人割每個民衆身上八兩肉，你把他趕開，只割每個人四兩，說是我在革命，那裏只有鬼相信你而已」。——這是民衆自

發的暴動，反可使人發生無限的同情。試看：

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二月賣新絲，五月
喫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取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
筵，只照逃亡屋。（孟夷中：詠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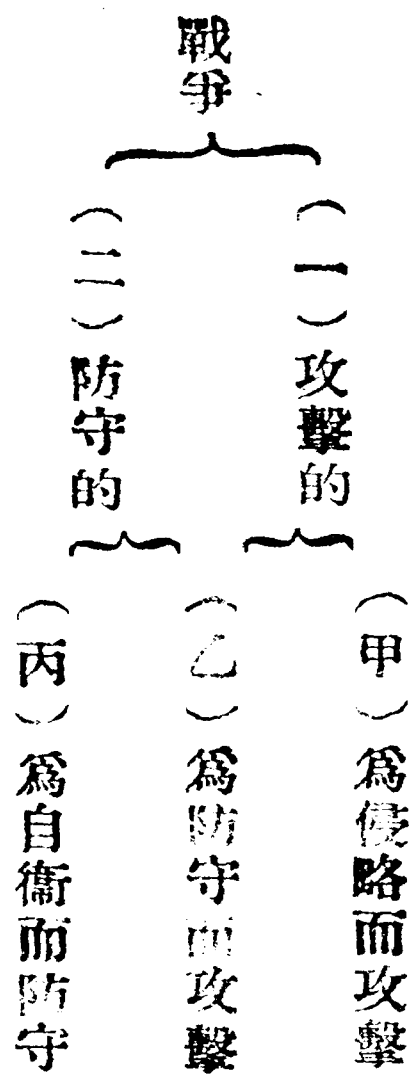
可是君王的「心燭」，却偏偏「不照逃亡屋，只照綺羅筵」又怎樣呢？於是，

帝樂山河固，離宮宴幸頻。豈知驅戰馬，只是太平人。（司空圖：華清宮

民衆們便驅着戰馬，暴動起來了！——歷代亡國前的「羣盜四起」，便多是這
一批無路可走的可憐民衆，只他們不幸，每每被野心家利用去「爭天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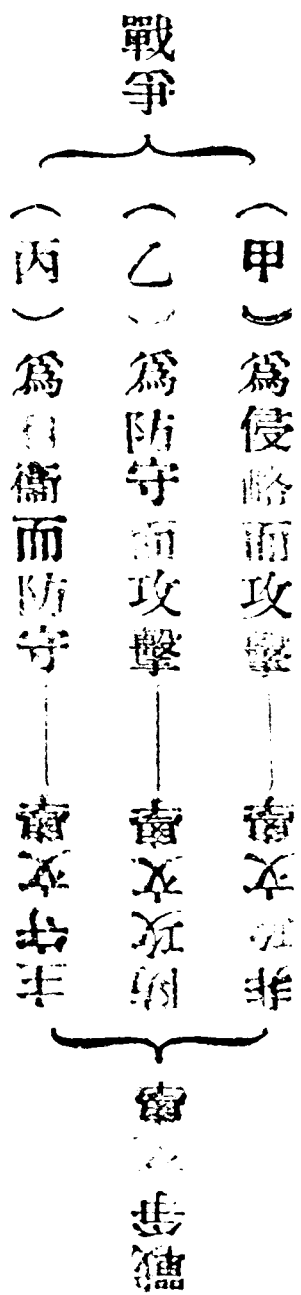
第二節 對外戰爭的文學

爲討論便利起見，我們可將戰爭底性質，分做一類三種，列表如下：



甲種戰爭，很易明白：每個國家都有他底主權、人民與領土，凡以武力損害別國底主權，屠戮別國底人民，攘奪別國底領土的戰爭，都叫做侵略戰爭。反之，則丙種戰爭也是很容易知道的：一遇侵略，便起而反抗，保持己國底主權，維護己國底人民，捍衛己國底領土戰爭，便算是自衛戰爭。至於乙種戰爭，即整個國策本是防守，却採取着攻擊的戰略與戰術，防守是目的，而攻擊只是手段，這可叫做「自衛的攻擊戰爭」。文學作品，也正反映着這三種戰爭的姿態。即對於「爲侵略而攻擊」的侵略戰爭，表示反對。我們可稱牠做「非攻文學」；對於「爲自衛而防守」的自

衛戰爭，表示讚揚。我們可叫做「守守文學」；對於「爲防守而攻擊」的「自衛的攻擊戰爭」，也表示贊成，實在是一種積極的「守守文學」，爲求簡短明白且不易混淆起見，我們姑且叫他做「防攻文學」。今請爲目的緣故，再作簡表於左，以示牠們的關係：



讓我們且舉唐代作例。

(甲) 非攻文學。唐玄宗時，曾北滅東突厥，西攻吐蕃，南討南詔。計自開元元年到天寶十四年（七一三——七五五年），四十三年中間，幾乎沒有那一年不在「多事四夷」，所以作家們作了很多非攻的作品，重要的如：

浩浩乎平沙無垠，竟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飛鳥不下，獸鎗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獲三軍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締盟，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世闊天長，不知歸路。客鋒刃，腸腹誰烈。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散，無世繼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宜，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違闕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卷漠，胡兵何便；主將背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斷碎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蹰。緝獲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屠屠。徑截輜重，攻橫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首無尾，同爲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壘兮生死決。降矣哉？身終

夷狄；戰矣哉？骨染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繚繚。日光寒兮草短，月色昏兮草短。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休胡，開地千里，遁逐匈奴。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盤瓠，北至太原。旣城朔方，令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其父母，堪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有同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捐捐心目，寤寐見之。布帛傾瀉，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吊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嗚呼！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李華：弔古戰場文）

車磷磷，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一點行短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乎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杜甫：兵車行）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髮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

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旌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
無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
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
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
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
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白居易：新豐折
臂翁）

對付北方民族，歷代中國人都會廢了不少的氣力，但除了漢武帝而外，其他時
代的舉措，可以說都是被動的。到了唐時，情形又稍覺不同：太宗時曾第一次滅掉
東突厥，後又為他們立一可汗。高宗時，突厥一再反叛，直到武后當國，叛亂不止
。中宗繼宗，也把他們毫無辦法。唐玄宗立，差不多又經了三十年的經營，才在天
寶三年，復將東突厥打平。這種拿武力征服異族，在主張「王道」的李華之流底眼

裏，自然是不當的事，他又在天寶末年奉使朔方，眼見古今戰場底荒涼情形，自然將不勝其感慨。至於玄奘時西征吐蕃，那更是連年苦戰，互有勝負，前後相爭幾四十年（當中只有幾年的休停），在青海邊敗軍殺將也不止一次。杜青底致嘆於青海頭底新鬼舊鬼，便是爲此。遠征南詔（即雲南），更是一再失敗：鮮于仲通既大敗於瀘南，死去士卒六萬多人；李宓又在太和城（南詔都城）邊來一個全軍覆沒，七八萬人無一生還。這自然不怪白居易在數十年後，也發出反對的聲音了。

（乙）防攻文學。唐高祖時，東突厥隨時入寇，我們會根據資治通鑑，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大概從武德二年（六一九年）八月起，至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八月止，七月的中間，凡入寇至六十三次之多，侵擾的地方計有現在的河北，山西，陝西，甘肅，青海，乃至山東，河南，四川八省之廣。那時的不抵抗主義者因此駭掉了魂魄，居然提出遷都的主張，說是：「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其實中國何處沒有子女玉帛，如果按照這位不抵抗先生（資治通鑑稱他做「或」）底理由推論下去，那只有「若棄中國

而不國，則胡寇自息矣，「才是最根本的辦法。但高祖居然信他，如非當時的秦王世民即後來的太宗力諫，這提議也許竟要變成事實。後來太宗即位，才整軍經武，於貞觀三年（六二九年）十一月出兵攻擊東突厥，第二年（六三〇年）三月，便生擒突厥可汗，掃空漠南。這是見唐代底攻擊東突厥，實是「爲防守而攻擊」，並非侵略戰爭。有關這類戰爭的作品，自然是「防攻文學」了：

匈奴屢不平，漢將欲縱橫。看雲方結陣，却月始連營。潛馬渡馬邑，揚旆掩龍城。會勒燕然石，方傳車騎名。（竇威：出塞曲）

結客佩吳鉤，橫行度隴頭。塵在弓前落，雲從陣後浮。吳師驚燧象，燕將警奔牛。轉蓬飛不息，冰河結未流。若使三邊定，當封萬戶侯。（孔紹安：賦結客少年場）

塞外悲風切，遼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迴風危烽火，層巒引高節。幽幽卷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連騎迹，朔吹斷邊聲。邊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返龍堆，將軍旋馬邑。

揚塵氛霧盡，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唐太宗：飲馬長城窟）

韓魏各奇節，僞儻遺名利，其矜然素心，各負縱橫意，結友一言重，相思千里至。滌沈明月絃，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垂一顧，長驅背隴頭，燄燄戈霜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木落雁行秋。輕生徇知己，非是爲身謀。（虞世南：賦結客少年場）

寶馬權奇出未央，雕鞍照耀紫金裝。春草初生馳上苑，秋風欲動醉長揚。鳴珂屢度章臺側，細蹕經向濯龍傍。徒令漢將連年去，宛城今已獻名王。

（楊師道：詠飲馬應詔）

朔風動秋草，清蹕長安道。長安運不窮，所以臨華戎。規模唯聖作，荷負曉成功。鳥庭已內，龍荒更無空，玉關塵卷靜，金徽路已通。湯征隨北怨，舜詠起南風。盡野功初立，綏邊事云集，朝服踐狼居，凱歌旋馬邑。

山經傳鳳吹，霜華凝戛鼓，旌旗擁節歸，單于款關入。日落寒風起，驚河被原隰，零落葉已寒，河流清且急。四時節役靜，千載干戈戢。太平今若斯，汗馬意無施，唯當專筆硯，歸去草封禪。（袁朗：賦飲馬長窟）

這些都是唐初君臣所作，與六朝靡靡之音相比，可說大異其趣，這已為後來詩人作了一代的先聲，可算是一種開國氣象。但如遷延避寇，不行攻擊，則豈特不能高歌「長安道不遠……千載干戈戢」而已，恐怕國本一搖，舉國震驚，如人亂華的慘劇也許會遙繼東晉而再演一次吧。

（丙）主守文學。唐代當安史之亂時，防邊勤卒幾乎全部抽調回來參加平亂，於是吐蕃乘機騷擾，蠶食隴右河西，逼近長安。詩人杜甫因此慌了起來，他道：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寒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逆天威？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日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秦州雜詩）

可是不小心，吐蕃却簡直攻入了長安，代宗只好倉皇地逃到陝州（今河南陝縣）去。這看不過生男到青海而送死的杜甫，這時在冬狩行一詩裏又怎麼說法呢？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狡獪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爲我迴轡擒西戎」，不簡直等於如今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嗎？

到了德宗貞元二年（七八六年），安西北庭又相繼陷落，吐蕃作患，更加劇烈，於是在新豐折臂翁裏反對開邊的白居易也忍受不了，試看他底「西涼伎」，對當時那一般醉生夢死的邊將們，是怎樣地太息痛恨呵：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爲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帖齒，奮込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茸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

獅子涕雙垂，「涼州陷沒知不知」，獅子回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

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享軍士宴監軍，獅子兒長在目。

有一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風翔。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溫衣閒過日。遺民斷腸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天子每思常苦痛，將軍欲說合慚羞。奈何仍看西涼伎，取笑資歡無所媿？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四涼弄爲戲？」

南邊的南詔，在玄宗以後也和吐蕃勾結，時爲邊患，唐人竟成了被侵略者。到了文宗時竟進攻成都，殘殺蜀人；直到懿宗時，禍亂不止，且更加劇烈。因此一批反對出征雲南的詩人遂啞了聲音，而主守的作品響了起來。今引孫樵書田將軍邊事，聊作一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逼於羣

蠻。

田在資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門，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

「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

粟，勳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

「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飲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鬥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風竊。縣官當給帛，則以楛而易良；常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

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治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

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如何？」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第三章 作家對戰爭的態度

第一節 關於對內戰爭者

（甲）戡亂與討逆，是每一個作家都贊成的，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證明：第一，是戡亂討逆成功之後，作家們熱烈地頌揚。比如唐代藩鎮之禍，從代宗初年起，直到德宗底末年還是毫無辦法，並且愈演愈烈，這在前面已經說過。到了憲宗時，河北藩鎮又搗起亂來，淮西底吳元濟也自行領軍，不聽朝命。從元和九年（八一四年）十月起，命討淮西，一再戰敗；直到良相裴度自出督師，名將李愬夜襲蔡州，才於元和十二年（八一七年）十月，將淮西討平。淮西平後，河北不戰而服，所以淮

西之役，關係非常重大。作家對這事直接間接地表示稱頌的詩文，可以說多得不可指數，最顯著的如韓愈和段文昌平淮西碑，白居易底稱道裴度的詩，王建底贈李僕射愬……今姑舉劉禹錫平蔡州三首來看：

九衢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西囚，四夷聞風失匕箸，天子受賀登高樓。
妖童擢髮不足數，血汚西城一坏土。南風無火楚澤間，夜行不鎖程陵關。
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常山。

蔡州城中衆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抽門海沸。
賊徒奔騰望旗拜，有若羣蟄驚春雷。狂童面縛登檻車，太白天驕垂捷書。
相公從容來鎮撫，常侍郊迎負文弩。西人歸業園里閒，小兒跳跟健兒舞。
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角鼓聲和平。路旁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泣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忽驚元和十二載，喜見天寶承平時。」

這可以說是「首能代表當時全國士下一致歡欣的詩了。」

第二，是不能截亂討逆的當道，每被作家們所譏諷，所指斥。比如前引韓愈底汴州亂，「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便是刺諷的例。但尤其痛快淋漓的却沒過於杜牧底注孫子序。因為唐代自憲宗後，藩鎮又形猖獗，中央政府直把這些「地方皇帝」毫無辦法，也從未想過辦法。杜牧說：

……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言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為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

信不虛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這指斥總算是很嚴正的。

(乙) 革命與暴動，也可分兩方面說：第一，是中國底作家，每每站在民衆方面，對革命加以讚美，比如：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

……後之爲人君者……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祖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

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黃宗羲：原君）

但也正因為真正地站在民衆的立場來看，於是對於假借革命的招牌，以實行其爭天下打天下的偽革命者表示其深惡痛絕，比如：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已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於西北隅，執壺以酌，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妾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妾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即市以來；又天寒，所以味鮮若此。」

於是飲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何故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

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

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
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
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
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
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
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
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妻不忍爲之臣也！」
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
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
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
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實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
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

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爲天子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眇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園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辜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

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箸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之楸上而割之，剗其腹，刷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一人之於魚，不啻泰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耳；於魚則不

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

妾，微者也。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唐甄：室語）

在中國歷史上，所謂貴族革命的湯武，從武成底「血流漂杵」來看，從「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伯夷、叔齊「登西山歌」）的詩句看，那非革命可無疑義；就是所謂平民革命的漢高帝，只要看「某業所就……」的自白已可知道其性質，可以不再多說。所以我在前面說過：「民國以前無革命」。這並非過激的話。

第二，倒是民衆們自發的暴動，許多作家反表示同情：全部水滸，便寫的是「官逼民反」的事實，張溥底五人墓碑記，也算是最好的例證。

一句話說完：一切內戰每每是不良的政治所引起來的，而一切內戰也都使國家遭受着絕大的損失。讓我們衷心地爲祖國祝福，願她以後永遠地沒有對內的戰爭！

第二節 關於對外戰爭者

讓我們先舉李白和杜甫兩人作例。

李白對於國家對付四夷的最高理想，見於他底古風第三十四首，他說：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于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何如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這也是爲唐玄宗時出征雲南而說的。他自然反對這種侵略戰爭，「何如舞干戚

·一使有苗平一，便算是他底最理想的「王道」了。因此，一到用兵，便算落入了第二義，所以他說：

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戰城南）

那麼，究竟要到了什麼時候才算「不得已」呢？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古風第十四）

等到匈奴打來時，備邊的名將李牧才給她一次打擊。這便是用兵的時候。再者，如果：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

那也就可以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

使他們

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

於是，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塞上曲）

似是攻擊，而實是防守。這也便是用兵的時候了。

杜甫對於國家的外戰，也曾在前出塞裏清楚地表示他底主張，他說：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殺人有限，立國有疆」，所以多殺敵或是侵人疆土都是不應當的，因此他在送高十三書記裏便道：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君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但那位對吐蕃用兵的主將却偏要「窮荒」，於是兵車行便來了。可是等到吐蕃打來，唐人又變成了被侵略者時，他可又忍受不得！

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

而要大叫：

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迴轡擒西戎！（冬狩行）

這態度原也是一致的。至於，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互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杜甫：後出塞）

便是我在前面說過的「防攻文學」了。

總括來說，李杜對國家對外作戰都有個一致的態度：便是反對侵略，主張防「防守」美為防守而攻擊。因此他們底作品，便只有「非攻文學」，「主守文學」，「攻關文學」，却沒有什麼「非戰文學」。

，說起近人愛說的「非戰文學」，我想在這裏多說幾句話。我在前面曾分析戰爭，說是牠有二類（攻擊與防守）三種（為侵略而攻擊，為防守而攻擊，為自衛而防守）、文學的反映戰爭，因此也呈現着三種姿態（非攻文學，主守文學，防攻文學）。我不知道那般非戰論者，他們非的是那一種戰？我又不知那般「非戰文學」的提倡者，他們提倡的是那種非戰的文學？我們對於「防守戰」難道敢「非」麼？對

於爲防守而攻擊的「防攻戰」難道能「非」麼？我們對於「非攻文學」如叫牠做「非戰文學」，對於「主守文學」和「防攻文學」不是也該叫「主戰文學」嗎？那麼一些作家如李白杜甫之流，便時而在痛哭流涕地非戰，時而又在慷慨奮發地主戰了，這又作什麼解釋呢？對於同樣的事情却一會兒「非」，一會兒又「主」，我真有些替李白杜甫等怪難爲情似的。

本來對於相同的東西，命以相同的名詞，異樣的東西，命以異樣的名詞，是一種初步的科學規則，也是一種初步的研究學術思想的方法。因此，我們想在這裡提議取消「非戰文學」這一個名詞，而用「非攻文學」去代替牠，絕對不用「主戰文學」一詞，而用「主守文學」與「防攻文學」去代替牠。我們更願意「畫蛇添足」似地，證明中國底作家們：

（甲）只是非攻，不會非戰；

（乙）不僅非攻，而且主守；

（丙）不僅主守，而且主張防攻。

這是可以利用他們底言論與作品直接或間接地加以證明的。

(甲)一般人愛引來證明非戰，而且最通行的作品，莫過於杜甫底兵車行，白居易底新豐折臂翁，和李華底弔古戰場文了。讓我們就拿這些詩文來作例吧。杜甫說：「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詩中的開邊，不是侵略是什麼？這詩的背境，是爲唐明皇經營吐蕃，作詩的時代應在天寶十年的左右。考唐史：天寶六年，明皇命王忠嗣攻吐蕃底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後來哥舒翰在天寶八年攻下這城，果然殺死士卒數萬。而高宗時薛仁貴的覆軍，武后時李敬玄的戰敗，都在青海以西，所以杜甫在詩末感歎道：「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豐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遠征吐蕃，在當時自然算是一種侵略的行爲。這只是非攻而已，我們安能說非攻就是非戰呢？

至於白居易底新豐折臂翁，又明明是反對出征雲南。他在詩上說道：「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當時在雲南建國的是南詔，出征南詔在那時的眼光看來，自然是攻人國家，應加反對的舉

動。

再說到李華底弔古戰場文：我們如把他這篇文章的抒情成分除去，則他的主張會自己清楚地本文中提到，請看：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獯豸，北至太原（按此太原實爲今甘肅固原一帶，決非山西之太原——作者）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聞，穆穆穆穆，君臣之間。秦築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他主張宣揚文教使戎夏不抗王師，而反對異於仁義的用奇的武臣，因此他對於抵抗胡人的周宣李牧可以同情，對於攻擊匈奴的秦漢便表示不滿。這何嘗是非戰，也只是非攻而已。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作家，只是非攻，却沒有非戰。

(乙)這是使我們常常覺得詫異的事：就是一般只知引用杜甫底兵車行，却不知他有冬狩行秦州雜詩等作；只會引用白居易底新豐折臂翁，却不說他底西涼伎；只記得李華弔古戰場文，却忘了他底韓公廟碑銘并序。前者都是非攻的說法，後者却盡是主守的口吻，只說前者不提後者，則如非故意蒙蔽事實，便是有心曲解那些作者，否則便是道聽塗說以耳代目的辦法了。冬狩行，秦州雜詩及西涼伎在前章裏我們已經引過，這裡不再重複。我們且舉李華底韓公廟碑銘并序一文來看：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師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湖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

公控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緜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湖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測，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廬帳，進

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猶劾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者，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播逆駭。詔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

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消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斬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架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門，無日無之。旣而據河山，觀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隱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剝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驍卒，咸有旌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視，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旣就，刊木標橈，記之種落

，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誕生上將之龜筮也？奇鑒先物之然也。

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華，猶或利害憑焉；况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歟？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晉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尙或空頌颺之，簡策貴之；况忠武卓異，遠矚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謫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正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景信壓卵。滄波灌營。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旛。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試看他對於築三受降城的所謂韓公，是怎樣地頌揚着，佩服着。在弔古戰場文裏說「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駝徧野，功不補患」的作者在本文裏對於一個築城防寇的人竟感佩到「徘徊涕零」，而生「吾誰與歸」之嘆。他是怎樣非攻主守，不是一件很明白的事嗎？

其實所謂韓公，就是曾封韓國公的張仁愿。仁愿在唐代的功業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之處。請看：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突厥可汗——作者）悉衆西擊，……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上竟從之。仁愿……以撫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里餘……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政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通鑑紀事本末，突厥叛唐）

不是很平常的事嗎？但正因他是「守在四夷」的實行者，所以使一般人特別佩

服了。——關於這事的精美，還有呂溫底三受降城碑銘並序，和白居易底城鹽州的一段，我們所以特別提出李華底作品來說，是因為便於和他底非攻之作對照的緣故。

因此，我們所以說中國作家，不特非攻，而且主守。

（丙）為侵略而攻擊，我們自然應該反對；但如為防守而攻擊——即整個國策是守，却採取攻擊的戰略與戰術——誰又能加以反對呢？

在歷史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兩個國家或民族，如果勢均力敵而又勢不兩立時，則攻者每每是佔着優勢的。這例證舉不勝舉，為節省篇幅，姑引二例於左：

第一例見於左傳昭公三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那時吳國國勢幾乎還不及楚國，這樣不斷攻擊的結果，終於攻入楚都，使楚人大嘗其國破家亡的苦味。

第二例見於通鑑紀事本末世宗征淮南：

顯德二年春三月，上（指周世宗）……思致治之方……王朴獻策，以爲「……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特，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疫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江南亦易取也……」上……納之……

結果是南唐江北諸州，盡入後周，而南唐也只得臣服。

由上例我們便可以看出：不斷的攻擊假如與純粹的防禦相遇，則防禦者沒有不

失敗的。這是什麼原因呢？第一，因為防線過長，防時又久，攻者站在主動地位，能自由選擇地域與時間，出人意外地攻擊防者的弱點，於是防者無地敢懈，無時敢懈，而結果乃無地不懈，無時不懈。第二，因為攻者動作活潑，士氣於是特別旺盛；防者救東救西，疲于奔命，士氣遂因之大殞。所以，整個國策即使是自衛的，其戰略的有利方式乃不得不出于攻擊；整個戰術即使是防守的，其戰術的有利方式乃不得不出于進攻。

中國文學作家雖然對於這種理論不見有正面的說明，但他們底一些「防攻」的作品却正消極地表示他們是主張着的，例如：

君不見老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朝暮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烟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夜半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冰澗。虜騎聞之應膽碎，料知角身不

耳，耳聞西門外，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是，一以爲非。

東出盧龍塞，浩然客思孤，亭埃列萬里，漢兵猶備胡。邊塵滿北溟，虜騎正南驅。轉門豈長策，和親非遠圖。惟昔李將軍，按節出此都，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謨，倚劍欲誰語，關河空鬱紆。

（高適：塞上）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水。日暮沙漠垂，戰聲煙塵裏。盡係名王頸，歸來報天子。（王維：從軍行）

旁的我們都打算不再徵引了，但司馬相如底難蜀父老，解釋漢代底對外政策與戰爭，却是古今以來少見的痛快文字，在這一段裏是應當替他大吹特吹的。全文如下：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濡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苟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

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職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覓；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專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聞。」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戶氏擊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嘗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膝，胼無腋，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蹠，拘文牽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而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殺，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猶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

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疏迷不閉，助爽罔昧，得耀乎光明。以假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
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
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
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舉；鳴
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
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蔽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
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屣靡徒，因遷延而辭避
。

這篇文章至少有三大特點：

第一，他知道單是消極地剿滅夷狄，沒有多大的好處，如果中國歷來對於夷狄都只是「其義鞫製勿絕而已」，那中國今日必定依然只在黃河流域一帶立國，華族文化永遠也不會發揚光大。腐儒的議論原只是迂腐的見解而已。「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是何等精到的見解！

第二，他知道那時所謂天下底和平是不可分的，中國底「封疆之內」即使「咸獲嘉祉」，而「夷狄殊俗之國」也必要「犯義侵禮於邊境」，一定要「遐邇一體」地同化異域，然後才會「中外禔福」。這也是一般苟安的淺見者所絕對夢想不到的。

第三，他知道以一種立國理想去引導一國人民，要求全國人民為這種理想吃苦奮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這是多麼崇高的理想！但因爲「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的關係，所以「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了。這一種較遠大的見解，在二千年來「王道八股」的文章之下，也可說是一種「空谷足音」！

然而史記和漢書底作者，却都說他寫這篇文章是「欲以諷諫天子」，真是不知

何所據而云然。其實這只是說欲求中國永安，必須先使四夷向化——「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勁越，」都不過爲求達這一個目的：「防攻」而已。

因此，我們是以說中國作家，不僅主守，而且主張防攻。

第四章 餘論

第一節 結論

總括上面三章來說，我們可以得着如下的結論：

（甲）因為文學作品是具體的思想底表現，容易普及於一般民衆，所以牠（文學）是最好的宣傳工具；又因為牠是發抒感情的東西，而最好的作品，更每每是最大集團或最大多數人心底呼聲，能夠感動羣衆，啓發羣衆，陶冶羣衆，所以牠又是最好的教育工具。至於戰爭，則從生物底進化史看，從人類奮鬥的史跡上看，都是一個不能避免的事實。而戰爭的殘酷，也是不可否認的事，一被戰敗或征服，亡國

滅種的慘禍，立刻橫在眼前；所以文學當戰爭爆發的時候，須在思想方面宣傳與教育民衆，在情感方面安慰或鼓舞羣衆。

（乙）戰爭文學底內容，就對內來說，有戡亂討逆的作品，也有革命與暴動的描寫。就對外來說，有反侵略的非攻文學，有主防守的主守文學，也有主張以攻爲守的防攻文學（真是五花八門，無所不有！）。

（丙）至於中國作家對於戰爭的態度，便是：對內，主張討伐叛逆，讚美革命而痛恨徹革命，且同情民衆們自發的暴動。對外，則反侵略，主自衛，也讚美爲防守而攻擊。

這給予我們現在——正在抗戰着的現在，有着怎樣的教訓，怎樣的啓示呢？

第二節 一些補充的意見

在沒有寫出這些教訓這些啓示之前，且先讓我們提出一些補充的意見來：

（甲）文學具體地表現思想，但牠却只應表現踏實的、切用的而且切合於此時此地的思想；也只有表現這一種思想，才易爲羣衆所接受，才能爲國家民族造福。這種踏實的、切用的且切合於此時此地的思想，表面看來有時似乎平庸。但敢於持此似乎平庸的思想向架空的思想宣戰，而確信前者當獲得勝利後者將碰在事實底暗礁上致粉碎無餘時便也是一種真知灼見。我們常想：架空的思想也許在一個國家內也是需要的，因爲牠不失爲一種裝飾；但裝飾畢竟只是裝飾，却是實用不得。不幸近十餘年來，我們這國家內便只流行着這類架空的裝飾式的思想，國步維艱，多由

於此，說來令人痛心！以後盼望一切文學作家，要有一「真知灼見」，在思想方面多講實用，不要專求時髦！

（乙）感情是人生一切行為底原動力，現代哲學和心理學底主要潮流都可以說是十八世紀理智主義的反動。因為人們每每知得太多，利害的打算過於明白，便常常流於自私自利，怠於為公衆圖謀幸福。是以感情的陶冶在今日對民衆底教化上真是刻不容緩的事。抗戰以來，全國同胞底感情可以說已趨於一致：痛恨寇仇，讚美為公衆犧牲等優良的情緒日見高漲，這是可喜的現象！在這種感情氛圍中，可以說已造成了一種「精神的溫暖」，偉大的為大眾吶喊的作品行將由此溫度中生長出來。每個作者，必須認清這事實，抓住這機會，培養自己，讓自己底心和羣衆底情懷打成一片，才能作時代底喉舌，社會底先驅。

（丙）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們在前面已經證明。我們還想在這裡說的，便是戰爭又是一種「集團的淘汰之工具」。假如有二個集團於此，何者較為優勝，何者較為聰慧，何者應該有生存權，何者該受人為的淘汰，如無戰爭即不能決定，一

有戰爭便完全暴露出來。因為牠（戰爭）能立刻試驗出各交戰集團底一切力量：他們底體力，他們底智慧，他們底組織力和他們底道德。凱旋乃是一國底全般力量總合的結果。這又是鉄一般的事實。所以今日的時代，實是一個「新戰國時代」。國人常常愛說公理，不知「凡人皆有生存權」並不是公理，公理只是說「凡強的人皆有生存權」；國人也常常愛說正義，不知正義與正氣有關，如果卑怯庸懦的東西都一齊生存着，那正是正義的侮辱。我們必須自己強健起來，然後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學戰教戰因此必不可少。狼和狼相遇也許會為勢均力敵之故而互助互安，要使狼碰着羊時，你就去找出一萬個克魯泡特金來，他也不會為你證明牠們是能互助的。

（丁）籠統地非戰在國內底思想界早已播下了有毒的種子，我們在前面已經證明這是錯誤。但今日稍微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人，大多數都是有着「拜洋主義」狂的。他們也許會說：作算中國沒有「非戰文學」吧，但西方底作家不是明明在說着「非戰」麼？我們很願意在這里多說幾句：西方作家即使口裏或筆下明明在說「非

戰」，也並非對於一切戰爭都「非」，他們依然是反侵略（非攻）主自衛（主守）的。試舉數人作例：

（一）法國羅曼羅蘭，總算一般人承認的非戰作家了。當歐洲大戰爆發後，他正住在日內瓦。他那時做了許多文章發表在日內瓦底報章上，希望交戰國都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救護這將被毀壞的歐洲文明。這還不失為公平的態度。但他是愛護藝術的，所以聽說富有藝術品的古鎮羅賓被燬，就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霍普德曼，請他聯合德國底智識階級起來糾正這種毀滅人類文化的舉動；當他聽說亞姆斯古寺被炸彈炸燬之後，又作了一篇題作 *Pro Als* 的文章痛斥德國的無道。從他所有的論文看來，他還是指斥德國人的時候多。所以嚴格說來，他也只是非攻而已。

（二）俄國安特萊夫更是好例：他有兩部書是有關於歐戰的，一是大時代中小人物底懺悔，一是比利時底悲哀。前者反對俄國參加歐戰，因為據他看來，這是一次無意義的戰爭，且俄國又站在攻擊的地位上之故；後者却讚美比利時底民族英雄。這分明是一面非攻，一面主守。

(三) 西班牙作家伊本納慈，曾發表一部膾炙人口的書，叫做啓示錄底四騎士。據許多人說這也是非戰作品。但這書裏却痛斥德國，並不反對向德國開戰（無寧說他是主張和德國開戰的）。如不說他是「非攻主守」，不是要說他在本書裏既非戰又主戰嗎？

(四) 比利時著名的老詩人梅德林克，是一位象徵派底大詩人，也是現代第一流的大思想家，更是一個宣傳和平福音的使者。他在他底傑作青鳥裏描寫了「唯恕與愛乃幸福之門」的真理，又自己說他是生平未曾凌辱過一個人，未嘗說過一句怨語的。但是在歐戰中，如何？德國人却蹂躪遍了他底祖國，他於是再不能宣傳和平福音了，再不能恕，不能不罵人恨人了。試看他在再版的戰爭的遺墟前底自叙吧：

我底讀者將見一個生平未曾得罪人的作者第一次恨人罵人了。我本極願意不說這些忿語。但我逼得要說；我自己也驚訝。事實與真理底力量竟使我發瘋，說了那許多氣忿忿的話。我很想把自己超然高舉於紛擾之上；但是我愈住得高，便愈看得清楚那瘋狂與恐怖，我們底正當與別人底不名譽。

也許將來有一日，時間已把記憶變鈍，把破壞修補好，而智者將對我們說我們是有點弄錯，說我們底立腳點還不够高尚，說一切事都可以解釋清楚可以原諒，說我們必先努力去了解；但是他們所以如此說，亦只因我們所知道的已經忘記，而我們所看見的已經不見了。

這種反侵略主自衛的態度不是非常積極，直可看做是今日中國文學界底一篇宣言嗎？

第三節 我們應有的文學運動

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事情，又是集團淘汰底工具，這我們在上面已經一再地說過了。不幸這理由却似乎始終不為中國人所了解，因此忍讓與和平成了中國特有的美

德，而中國乃一天一天地積弱下來。我們以為這七八年來的嚴重國難，是由於這八九十年以來的積弱所致；而這八九十年來的重重國恥，却是由於這三千多年來的王道與和平苟安的思想所造成。我們嘗痛罵這一些王道和平的八股思想家是一批毒蜘蛛：說牠們吐出毒汁，在一千餘年的長時間裏毒化我們底血液，滿佈毒網；在一千餘年的長時間裏網着全國底思想與學術。因此我們這民族全心中毒，全身被網，而身心日漸衰弱，變成病夫。八九十年來的長期國恥與七八年來的嚴重國難，這批毒蜘蛛是應當負最大的責任的。我們今日便應當借文學這工具，在消極方面，撲滅這一批有毒的毒蜘蛛；在積極方面，宣傳民衆，教育民衆，使全國民衆底精神一致武裝起來！

精神的武裝，是今後文學運動唯一的也是最大的責任。

但我們此刻正遭逢着空前的國難，集團淘汰已經擺在我們底面前了。我們底體力，我們底智慧，我們底社會與政治的各種組織，我們底道德，我們底各種力量的總和是否優於敵人？抗戰年餘，我們自己無疑地已經暴露了許多弱點。但這些弱點

全國同胞不一定都很明白。我們應當用文學將牠們描寫出來，批評，指謫，糾正……必須自己力求更生，然後最後勝利才有把握，國家復興才有希望。再者，抗戰年餘，我們自己無疑地也已經表現了許多優點：多少將士悲壯地集團地戰死，不避犧牲；多少後繼者前仆後起，反抗強權；多少人毀家抒難，多少人為國捐軀；多少漢奸底子女遺棄他們底父母；多少男女青年離開溫暖的家庭趕赴前敵。這些也應當用文學將他們表現出來，謳歌，讚美，鼓勵……務使陶冶薰染，全國民衆都有為國效死為國服務的決心與準備。

指謫弱點，頌揚優點，是當前文學運動應負的使命。

自然，這是不說也知道的：反對侵略，主張自衛，贊成爲防守而攻擊，當爲現代作家一致的態度。只是我們有一個願望：所有清醒的文學家，不要再籠統地非戰，不要再含混地說自己寫的作品是什麼非戰文學，不論是在現在或是在遙遠的將來！

（二十七年十二月完稿於成都。）

爭戰與學文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國 論 叢 書

文 學 與 戰 爭

著 者

祝 實 明

發 行 者

重慶下石板街四二號
國 論 社

印 刷 者

重慶倉壩子二十六號
勵記啟文印書局

每 冊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四 月 初 版